

# 没有那位警官，北京顺义那夜让我彻骨寒

口述：徐 畅 | 26岁 | 自由职业者 | 湖北黄石  
整理：刘梦妮 | 本报记者

真没想到，仅仅因为我是湖北户籍，我被拦在北京顺义的一个小区外。哪怕我能证明，自己春节并没有回过湖北。

1月18日，我和我老公一起，去他老家徐州乡下过春节。后来疫情暴发，我们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直到最近，他公司通知员工尽快返京，好早一点结束隔离复工。我们便一起回来了。

返京前，我询问了已经回京的朋友，能不能顺利进入租住房子的小区。他们都说，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我想，我今年春节没回湖北，情况跟他们类似，就直接出发了。

在徐州中转时，还去了一趟老公家在市区的房子。进小区时，工作人员看我系湖北户籍，说明情况后就让我发短信给电信，查了一下最近14天的行程。确认一直在徐州后，就让我进去了。

2月16日晚上10点，我们回到位于顺义的租住小区。本以为回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结果却被拦在了小区门外。

社区工作人员查验我的身份证，说我是湖北人，拒绝让我进小区。我解释说，整个春节期间我都在徐州，根本没回过湖北。

他们不听，还是坚持，只要是湖北人，一律不让进。我把下午在徐州时，短信电信的查询结果给他们看，上面清楚显示我最近14天一直在徐州。他们仍说只看户籍，不看这个。

我递上我的身份证，说你们可以去查验我的行程记录。他们不要，说自己查不了。

我把12306上火车票的购买记录给他们看，他们也不看。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现在非常时期，湖北人一律不让进，不管别的。还说，你也理解理解我们。

这时，有其他从外地回来的人到了。他们都不是湖北户籍。工作人员问他们，有没有到过湖北，他们说没有。于是，登记一下就进去了，没做任何核实。

我很生气，质问工作人员，凭什么别人说没去过湖北，你们就信。我说没回过湖北，还有各种证据，你们就不信呢？

他们还是那句话，只要是湖北人，一律不许进。

我们只好打电话给租房子的自如管家。管家小哥跟社区沟通后，还是没辙。管家小哥很自责，一再道歉没有提前通知我不要回来。

他说，前几天有位武汉人，跟我一样的情况，他跟社区沟通了很久，也没解决问题。现在全顺义的小区都这样，哪都进不了。

我想到12345市长热线，打过去，一直没人接。打110，总机转到顺义110，一位女警官接的电话，她说110不管这个，让我打市长热线。

我们继续拨12345，仍然没人接电话……

这期间，我查到小区所在镇的值班室电话。打过去说完我们的处境后，值班人员第一反应是，现在外地返京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小区。言外之意，不光是针对湖北籍返京人员。

我说，刚刚有外地非湖北籍人员回来，登记后就让进小区了。值班人说，这问题你该去问社区呀，为什么让他们进不让你们进呢……

大晚上的，我真被这样甩锅的回答气得不行。

看我们不停地打电话，社区工作人员在一旁说：“你打什么电话都没用，就算进去了，我们也得把你轰出来……”

这时，已经是夜里12点了。深夜的北京很冷很冷，我们在小区外站了两个小时，冻得透心凉。就想着，先去找家酒店住着，不然冻感冒发烧了，就真的麻烦了。

没想到，小区附近的酒店不对外营业。顺义酒店的分布比较散，我们怕白跑，只好挨个先打电话，问收不收春节没回过湖北的湖北人，答案都是不收。

我们只好继续打12345，总算接通了。我们说了今晚的遭遇，接线员边敲键盘边应着，最后说，会把我们的问题反映给有关部门。我问多久能有回复，她说不一定。

可是，现在这么晚了，我们还流落街头呢。进不了小区，也住不了酒店。“您今晚能解决么？”得到的回答是不敢保证。

深夜里，我们站在街头无处可去，不知道还能向谁求助，也不知道谁能帮到我们。最终，我们决定打车去火车站，坐最早的一班高铁再回徐州。

准备打车时，我仍不甘心。于是，又拨了一次110，抱怨上一个分机110的甩锅回复。

这一次，总机称我们接到了顺义仁和派出所。也是这一次，我俩的大好人出现了！

接电话的男警官了解情况后，先去跟社区沟通。一会电话过来说，沟通没成，现在夜深了，外面冷，先帮我们找个落脚地，明天再继续联系社区解决问题。

说来也巧，他说要帮联系的那家政府集中收住酒店，就在离我们没有几步远的地方——之前我们刚刚去过，还以为不对外营业呢，我们很快就走过去了。

十几分钟后，从楼上下来两个穿保安或协警制服的人，不让我们进小区，说入住必须经过镇长同意。隔着酒店旋转的玻璃门，听到他们开着免提电话，跟这位警官说同样的话，接着听到里面好像叹了口气……

沟通不成，警官又打电话给我，要再联系顺义别的酒店。还让我明天联系社区，问清楚需要什么证明才能进小区，派出所会协助我办证明。

如果社区啥证明不要，就是不让进，那就再联系派出所。

整个一晚上，终于遇到一位真心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警官。冷得发抖的我，差点被暖哭了。但我们对于入住酒店已不抱希望了。过了一会，警官再次打来电话，所有的酒店都住不了，



▲北京顺义仁和派出所办公楼。



▲仁和派出所警务公开栏中的民警资料。 本报记者刘荒摄

## 寻找“靠谱警官”

本报记者刘荒

这件事过去快10天了。湖北女孩徐畅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时，仍然掩饰不住吐槽的急切。她始终不忘夸奖顺义区仁和派出所的警官，称他是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

“这才是北京人本来的样子！”多年“北漂”求学、工作经历，使她对北京人的包容和局气，早就深有体会。

不过，这次确实出乎她的意料。若不是这位顺义警官出手相助，徐畅印象里的北京，也许会因这个寒夜被“颠覆”。

就在地和老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热心的警官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一对春节后归来的外乡人，在寒夜里感到一丝温暖。

2月24日，记者向她要这位警官的电话，收到的是微信截图——手机通讯录内容页面。有趣的是，电话号码上方姓名一栏，标注为“靠谱警官”。

“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我问徐畅。

徐畅回忆说，那天晚上，她打过无数个电话，也找过很多部门，都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帮助，甚至相互推诿扯皮。几近绝望之时，再次拨打110求助。这位接警的仁和派出所民警，真心实意帮助自己，四处联系帮他们找落脚的地方。

更令她感动不已的是，明知道他们小两口夜里已决定去北京南站，第二天返回徐州老家，早上他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仍继续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问题。

“在高铁上跟他通完话后，我就起了‘靠谱警官’这个名字，把他的手机号码存在通讯录上！”她爽朗地笑着。

我听得出，小两口在那个凄冷的夜晚，这位“靠谱警官”让他们相信，人世间总有对冲冷漠的力量。

25日上午，按照徐畅提供的号码，我打电话给这位民警，无人接听。我想，或许是值夜班休息，也可能正在出警，暂时无暇接听而已，便等他回复了。

谁知，下午再打就关机了。这么热心的人怎么会不接陌生电话？“靠谱警官”怎么能联系不上？

长年一线采访调研的职业敏感，促使我决定直接去顺义仁和派出所，采访这位徐畅心目中的“大英雄”，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下午四点钟左右，记者来到仁和派出所，寻找这位“靠谱警官”。除了电话号码，再没有其他信息，打听起来难免要多费口舌。

进入四层楼高的仁和派出所，一楼大厅内设有电子门禁。楼层索引指示牌边上的值班室窗口，立着一块报警处的桌牌，但当时没见到值班的人。

他也很无奈。我们不想再麻烦他，就告诉他说，我们已经决定去火车站了。

到了北京南站，没想到整个车站夜里都关了，附近也没有24小时开放的餐饮店可以歇脚。我们只好在进站口附近，找个避风的角落，来回回走着，免得冻感冒了。

哎，又冷又心酸的一夜啊。

凌晨5点，终于开门了。我们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坐上7点第一班北京去徐州的火车。

车开了一阵，我们接到一个北京手机号码的电话，原来是昨晚那位警官打来的。他说，他会继续去跟社区沟通解决。

我们很感动，他值了一宿的夜班，早上下班了还想着帮我们。

没过一会，我们接到顺义食药监督管理局的电话，说民警跟他们反馈了我们的情况。他们能帮我们协调回小区，或安排相应的隔离点。

办公楼上不去，又找不着人联系，我只好来到院里办案区旁边的社区警务室，向一位正要出门的民警打听情况。

他扫了一眼我提供的手机号码，只说了一句：“不是我们所的人。”我估计当地警员使用专有号段，一目了然，他才这么快下结论。

“这种时候，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您再帮我看看！”记者语气恳切，口罩后面还有笑容，想来他一定能感受得到。

他抬头打量记者一眼，边将号码输入手机，边说：“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谁都不止一个电话，哪儿能谁的号都记得呀。”

果然，手机通讯录没有这个号码。他直接拨过去了，结果，还是关机。为了尽快找到“靠谱警官”，我向他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并将这位民警帮助徐畅的事，简明扼要地复述了一遍，请他帮忙联系所里值班领导。

“宣传我们干警是好事！”说完，他转身进屋打电话去了。几分钟后，又出来跟我说，宣传干警的事由分局外宣办统一接待，让记者直接找分局联系。

这时，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为自己过早说出采访来由后悔不迭——“老司机不该轻易按喇叭”，搞不好这事儿要复杂。

多年来的职业经历，早已让我发现一个现象：不少大小小掌握点实权的部门，包括那些大公司，动辄都得要求记者写个采访提纲，还有各种繁琐复杂的流程。往往，还没等你采访，对方先把你采访完了。即使这样，还不一定安排接受采访。

我担心这样“打草惊蛇”，会被拖入各种复杂的流程之中。心想，还得争取在派出所直接采访。就问他，这话是所长说的么？对方回答说民警长。

“这事不用找所长。民警说了就算！”对我提出想找所长沟通的请求，他直接泼了冷水，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记者来到了顺义区公安分局。在南门接待室，用内部电话与政治处宣教科联系。

不知是门卫电话簿号码更新不及时，还是其他的原因，我沟通联系采访的电话，开始在几个部门周转。有的说不归我们部门，有的说我们是内宣，这事得找外宣。

几番通话下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大楼里已经有人陆续下班出来了。

终于，负责外宣的李科长给记者打来电话。她态度热情友好，听记者说明来意后，表示欢迎宣传公安干警事迹。不过，根据他们内部规定，记者还得到市公安局外宣部门报备。

我跟她说，从市区开车过来几十公里，就为核实民警助人为乐的事迹，这么一个正能量报道，没必要搞得这样复杂。她很为难，解释说这是内部纪律，跟事大事小没有关系。

这位警官真的实打实地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此时，我们已经坐在回徐州的高铁上。想起昨晚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即便进了小区，他们也能把我们轰出来，我们还是决定先回徐州。

我一直庆幸这一决定。因为后来听合租的室友说，第二天一大早，小区那帮人就找上门去，让室友盯着，一旦发现我们回了小区，就要立即向他们报告。

上午十点多，我们到达徐州。下午一点，回到老公老家所在的村子。这时，距我们昨天离开这里，刚好24小时。

回到徐州第2天傍晚，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了解一下我们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处境，却没给出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又过了两天，12345的语音机器人打电话来，问反馈结果是否满意，我选择不满意。

2月24日，针对我不满意这个事，12345又来过一次跟进电话。看来，北京认真负责的

对于我提出哪个单位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定，但谁都无权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与部门工作对立起来，她也表示反对，还将市局外宣部门的电话提供给我。

此时，已到了下班时间。我不太甘心，又通过各种方式与市局联系。顺义分局也找到了这位“靠谱警官”，只等着市局外宣部门同意，就可以进行采访了。

为了节省采访时间，我又赶到仁和派出所办公楼。这时，陆续有民警从楼上下来，虽然“靠谱警官”就在楼里，我却仍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好在，采访的事正在走流程，晚一点就晚一点吧，只要能采访到本人就行。

我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盯着一楼大厅的警务公开栏——从挂满一面墙的民警照片中，猜想这里面哪张面孔，是一会儿要见面的“靠谱警官”呢！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心里为他画像：这个人不会太年轻，年轻人虽然不乏爱心，却未必协调得动相关部门；他为人善良，做事情又这么靠谱，至少得是个警长吧……

我也曾问过徐畅，如果你给这位“靠谱警官”画像，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应该有35岁到40岁左右的样子”，徐畅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就是那种表面上大大咧咧，特有人情味儿的北京男人！”

大约六点半，终于接到相关人员的电话。大意是：现在是疫情关键时期，宣传的事情比较敏感，感谢记者对公安工作的支持。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暂不接受媒体采访。

我几个小时的奔波与等待，就这样被画上了句号。

不能再上楼找这位“靠谱警官”了。即使真找到了，这也不让人家为难么？我又怎么能难为这样的好警察呢！

回来的路上，北京城区已是万家灯火了。本来采访不顺的郁闷，竟突然一下子释然了——无数像这位“靠谱警官”一样的北京人，不就在这千家万户之中么，偌大的城市一直被你们温暖着，这才是最大的历史经纬。

“如果现在见到这位‘靠谱警官’，你最想跟他说什么？”虽然采访计划夭折了，可我不想让徐畅失望，就问她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给他送锦旗，要单位给他涨工资，这样实惠点儿！”她笑着说。

虽然我没有见到这位“靠谱警官”，但他热心助人的事实，却得到了印证。

在派出所警务公开栏中，我拍下包括所长在内的四位民警照片——谁猜得出，哪一位李警官是徐畅想送锦旗人呢？

（受访者要求，徐畅为化名）

人还是有的。只是，心有余悸的我们，暂时不想回去了。

目前，我跟老公都在家办公。他的工作需要经常跑库房，在老家不如在北京方便。还好他们公司听说我们的遭遇后，表示理解。

我在北京待了好些年了。在这里念大学读研究生，也在这里工作生活，一直很喜欢这个城市。但这一次，如果不是那位警官，北京顺义这个寒夜就寒彻骨髓了。

我们本来正在打算，明年告别北京回徐州。这次的事，让我们离开的决心更坚定了。

当前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对于湖北出来的人，需要专门隔离，这我都能理解，也支持。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对所有湖北户籍的人“一刀切”？

不要一边喊着“湖北加油”“武汉加油”的口号，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歧视湖北人、武汉人，难道这样真的有助于抗疫和复工吗？

（受访者要求，徐畅为化名）

据新华社哈尔滨2月26日电（记者梁冬、何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派出所民警王春天一直乐观地坚信战“疫”的胜利就在眼前，然而他却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2月11日15时许，王春天在执行小区封控任务时，因劳累过度，倒在了疫情防控第一线，生命永远定格在32岁。

从警以来，王春天以春风化雨、倾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和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奉献精神书写了一名人民警察的忠诚与担当，黑龙江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指挥部号召向王春天同志学习。

### 总有干不完的工作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现在感觉春天兄弟还在身边，没有走远！”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派出所辅警崔红宇几度哽咽，不肯接受王春天牺牲的事实。

崔红宇告诉记者，11日，王春天带他在铁锋区平阳南苑小区执行小区封控任务时，听说小区内有几名老年人不配合，便赶往居民家中进行劝说和疏导。

崔红宇说：“14时54分，春天将警车停在小区门前，车上的广播还在播放着防疫知识，他转头向社区负责人询问具体地点，然而话音刚落便晕了过去，经医院紧急抢救，还是没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

“警务工作辛苦忙碌，大家实在累得受不了，有时也发几句牢骚，可他却是积极乐观，从未有过怨言。”崔红宇说。

疫情暴发后，王春天所在警队工作量猛增，警员们要负责新工地派出所辖区内八个小区，大约200多栋楼的巡查工作。由于疫情防控期间整日加班加点，无暇顾及家里，1月23日，王春天便将妻子和刚满16个月的孩子送到了大庆肇州的岳母家中，决然踏上抗“疫”战场。

为了强化疫情防控，警队每天都要对各单位推送来的大量人员进行核查。推送来的信息经常残缺不全，需要民警一个个打电话，询问相关人员的户籍地、到达时间、目的地、住处、行动轨迹等信息。

“王春天不出外勤的时候就一直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一条一条地核对，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核查，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核查2500余条线索。”新工地派出所所长张铁军说。

### 心中装着群众 “春天警务室”温暖人心

在新工地派出所，王春天所在警队负责的区域有2000多户居民，基本上每户他都去过。

在王春天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工作日志，上面画满了辖区的建筑平面图。张铁军说，每次王春天出去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本子，把建筑平面图画出来，分析有没有安全隐患，并及时和群众反馈。

因为工作突出，2019年9月在建工社区为王春天挂牌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春天警务室”，从警务室设立那天起，老百姓的夸赞便没有停过。

王春天辖区有一名精神障碍人员小李，在一次走访中王春天了解到，小李连身份证都没有，便同派出所内勤一起上门办证。小李因害怕生人，总是颤抖躲避，照相、按指纹都无法顺利进行，王春天便与小李聊天，讲有趣的故事，一个简简单单的办证业务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此后通过频繁家访，渐渐地小李喜欢上了这个穿着警服的“陌生人”。

腿儿勤，眼里有事儿、心肠热乎是居民们对王春天的共同印象。他对群众的“好”，也因此被群众记在了心里。

在“春天警务室”的桌子上，放着一盒酸奶和一些水果，那是铁锋区景新花园居民郎伟杰在王春天牺牲当天送来的。得知噩耗，郎伟杰含泪说：“我送的水果他还没来得及吃，他为居民服务太累了，现在可以歇歇了！”

### 他说，亏欠最多的是家人

一心扑在工作中的王春天常跟同事说，亏欠最多的是家里人。“我这辈子就像一根蜡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2016年王春天曾在朋友圈中这样说道。

王春天的父母是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农民，母亲常年瘫痪在床，靠年迈的父亲照顾；妻子王晓宇是龙江县中心小学教师，孩子只有16个月大，王春天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可就在2月11日，这根顶梁柱永远地倒下了，留给家人的只有他离开家时疲惫的身影。

王春天和妻子王晓宇是大学同学，两人刚结婚的时候，因为没有钱，甚至连婚礼都没办，只是简单请朋友吃了顿饭，房子也是一点点攒钱贷款买的回迁房。

“我们说好了，你保家卫国，我教书育人，但是一切刚刚步入正轨，你怎么食言了呢？”王晓宇哽咽着，“我多希望儿子再叫你一声爸爸，多希望你脱下警服贴贴孩子的脸，多希望你能够回家看看卧床养病的妈妈……”

“好难过”“致敬英雄”……王春天牺牲的消息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许多群众对英雄的离去表示了惋惜和哀悼。



▲王春天（右一）生前在辖区内进行疫情封控排查走访。 新华社发

他为居民服务太累了，现在可以歇歇了

追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民警王春天